

秋阳下的石板岩

□李俊功

在这里,它的阳光高峻且活跃,迎着你、亲着你,似乎告诉你,它所热爱的一切都在等待着你的光顾,等待着你的挣脱思维的羁绊,和初秋的阳光彻彻底底地交心、挽手,去远处看横贯青天的太行山朝向这里的走势,看村村皆是石板房的特殊美景,看来此写生的孩子们将画笔一挥再挥,定格他们内心的梦幻色彩。

也可以看自由流动的山泉,一脉在左,一脉在右,一脉在前,一脉在后,它们邀约一声,齐声回答,响亮的水花和突出的岩石击掌而歌。然后,你来了,我来了,仿佛千万个世纪的等待,千万个世纪后的碰见,汇聚在峡谷之间,积累了透明的一潭,见证了微笑的历史老人皱纹间的光明和喜悦。

真的是一面放大的镜子,山山水水都可映照,包括偶尔路过的白云。

还有大石桥运载的贫苦和奋斗、幸福和勤劳、荣光和道德、自然和地理的

光影影像,几块普通的石板上留下的光阴汗水,商量好了结伴飞越山顶的白枕鹤翅膀上划动的阳光韵律。

群峰比肩,竞相围拢,山顶上的几株桀骜古松动情一指,微微荡漾的湖水表面便是一番好情绪的流动。

小镇面前的这潭净水仿佛蓝色调的天空同行者,赋予峡谷活着的生动。它还要急急忙忙地赶往山的低处,润泽低处的草木。它的停留都是出于内心的需要,高山和时间的安排,甚至一棵棵绿树的嘱托。飞瀑流水,挂天而下,给满溢天地的阳光一个个相遇的惊喜。

岸上,一群又一群被美景醉倒的外地人一停步、一仰头或者略一沉思,便于现实和想象之中呈现了各自酝酿成熟的自然之美。

初秋的石板岩镇正在刻画他们释放的绝佳心情,流动着阳光香甜的味道。

石板岩镇成就于每一块石板岩,这些石板岩在每一处贴近人们生存的环

境中成为屋墙、院墙、房顶、茅厨、门框、过门石、压窗石、拴马桩、石锅台等,集体刻画倾注了情感的石头形象。

身临其境的人羡慕的目光停留在每一个耐得住岁月的石头屋上,那些艰难过往的日子进入他们好奇的极度猜测,并在内心体会着如果长期住进去的舒爽感觉。

阳光静静地绽放,我想绕行一圈,走过旧时的供销社门口,走过左右向上的石路,理解光芒在永恒中的行走。天穹下,流水仿佛归巢的鸟儿,大山仿佛主宰风骨命运的智慧老人,它们正响亮地喊你打开封闭的心扉。

峰顶高处,一眼难以望透的山中秘密一再激起我的好奇心。

扶着老柿子树,攀登到三十级台阶之上,我在谷文昌的老家南湾村找到他家的石板房和石板院,坐在院落里早有

人摆弄整齐的马扎上,打量两棵梨树笼罩下的旧影新貌。一名义务讲解员讲解谷文昌随军南下,自河南林县远赴福建东山县,率领全县群众绿化三万多亩

荒沙滩的事迹。说到动情处,讲解员的眼角泛出了泪花。

门内,摆小货摊的老人拿出脆梨招待我们。朴实淳厚的乡情像石板岩一样庇护着大山包围的村庄,这些厚道的老乡坚守着历史的光影,不愿离开故土。

向周围望去,绿树花草似乎年年增多,给这里增添了必要的色彩和温和的风雨。门口较为宽阔的平地上,有序排列的画架后面是一张张青的面孔。我询问他们来自哪里,他们欢喜地回答:“河北省。”外省追梦的少年寻找美和灵感,此地正好。

石板岩镇迎我秋游,旅游者还有作家若干、画家若干、摄影家若干、书法家若干。秋天的阳光一幕幕,流水一幕幕,高山一幕幕,皆是诗意的巨作,任我们随意取舍。

石板岩镇站在太行深处,热情地和我们的灵魂合影。离开时,我仿佛已将它带走,自然的无私之美孕育在太行一隅。



心香一瓣

犹忆青莲朵朵开

□何巧利

时至仲秋,夜间有了丝丝凉意,心底忽然想起了那一方荷塘,想起那一池荷风、那一片荷花,依稀有个声音在深情地呼唤,仿佛一位故友在焦急地等待,又如阔别的亲人在轻轻地招手,顿时思念如潮……

有天傍晚,我卸下生活的匆忙与疲惫,心无旁骛地奔赴一场与荷花的约会。早晨的公园寂寂无人,只有蝉鸣不绝于耳。我信步向东,穿过一条开满鲜花的小径,便到了心心念念的荷风苑。荷叶田田,挨挨挤挤地长满了水面。碧绿的叶子出水很高,曼妙的身姿让人心生清凉。有风吹来,荷叶翻飞,整个荷塘成了浮动着的深绿画卷。阳光照耀着水面,波光粼粼,小鱼成群结队地游来游去。荷花宛如凌波仙子,身着一袭粉装在绿波荡漾中翩翩起舞。那一池的荷花悠悠地摇曳着,仿佛一首缓缓流淌的乐曲,轻柔、治愈。湖水就是它们的家园,湖面就是它们的乐园。荷花就这样年年盛开着、狂笑着,远离尘世喧嚣,静静地享受这一世的洁净与美好。

漫步在弯弯曲曲的水上游廊,荷花与我是这样地接近啊!花瓣片片舒展,露出金黄的花蕊,在阳光下快乐明媚地盛开

着。它们像美丽纯洁的少女,充满生命的活力与希望;它们似风韵犹存的少妇,经历时间的沉淀,变得成熟,不惧风雨,呐喊着对生活毫无保留的热爱。做一个莲一般的女子吧,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……那些矜持的包裹着的花骨朵呈现淡淡的紫色,娇嫩羞湿的模样多么惹人怜爱!它定是在等待心意相通之人到来才尽情绽放。蓦然看见叶下的荷花,这儿一朵,那儿两朵,活泼灵动,似故意藏匿,与游人玩耍。青青的莲蓬初出水面,让人喜出望外。所有开过的荷花都以另一种方式和世界继续相爱。荷花的凋谢,是对莲蓬最好的爱与成全啊!

谁能读懂莲的心事呢?那个叫青莲的女子,既然拥有过真正的爱情,就无须再用时间长短和结局去衡量了。皈依佛前的你是否已参悟?一生无非一瞬,一瞬即是一生。眼前的荷花是飘逸潇洒的,是随性自然的,一如人生不应该背负太多,如此便可揽清风明月于怀。

我见青莲多妩媚,料青莲见我应如是。性与情,略相似。回首望,荷花皆在水中央。荷花应知我来过,荷花应知我心声。

在这个秋天的夜晚,遥想夏天早晨的一朵莲。

诗里画里品古镇

□徐淑霞

初秋,赤橙黄绿青蓝紫翩翩而至,把道口古镇酿成诗,美不胜收。

诗行里,每一个方块汉字都是一幅画,幅幅宜人。

解说员绘声绘色的讲解,把每处古迹都渲染出更美妙、更深邃的景外之景。

原生态的古码头、古城墙、古民居、古商号、古建筑、古庙宇……文物处处,遗迹点点,在讲解员的娓娓讲述中,一幅水墨画卷徐徐打开。细细品读,那些听说过和没听说过的往事不再是历史碎片,顿时鲜活在眼前。

善居胡同、裤裆胡同……七十二条胡同纤细悠长,如线装古书,如绕梁余音,意蕴深邃,每一块砖、每一片瓦都是一部厚重史书,不厌百回读。

石榴宅内,那棵百年石榴树以乡愁为主题,取绿肥红瘦填词,用葳蕤挺拔谱曲,吟出一树天籁。石榴宅主人风姿绰约,柔指轻抚,用多色丝线把从明代走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缠绕出灵动,鲜活出鸟兽虫鱼。

卫水悠悠,碧波荡漾;两岸杨柳,青黛含翠。想当年,“云溪燕语卫水舟,橹桨声声入梦来”“月拥层城万堞开,天垂极浦片帆来”……那是何等的风情万种!

岸边静卧一艘饱经风霜的小

船。她与运河相拥百载,朝朝暮暮拥吻运河碧波,南来北往,北往南来,对运河的爱恋早已深入骨髓。

幸福中,千百载弹指即逝,眼看着爱侣一日日消褪枯竭,一区残体仰卧岸边,以“生是运河船,死是运河鬼”的贞烈,任风吹雨打,旧梦重温的期盼从未消减。

回首以盼数十载。终于,滑州儿女以史为根、以文为魂、以绿为韵、以人为本,引黄入运。

一手点“古”成金,让古文化变成新资本,“古”出惊心动魄之活力;一手点“新”成金,大手笔建设大运河文化带,“新”出惊鸿一瞥之魅力,使运河涅槃,将古镇蝶变,荣登《世界遗产名录》,璀璨于北中原。

沧桑桑田,兴衰更替,岁月的年轮在这座古城留下了一圈圈抹不掉的文化密码,寻常巷陌间,深宅大院里,变得越来越有内涵、越来越有韵味。

斥巨资对古镇的历史建筑进行保护性修复,管网改造,街景建设,遗产区智能化安防系统提升……不断点“新”成金,将携着铿锵遗韵、载着千年记忆的悠悠古镇蝶变成钟灵毓秀的明珠,璀璨于卫河之滨。

诗在城中,城在诗中;人在画里,画在人间。半日游,我看见了“古”与“新”在这座古镇交织出的奇迹。



鸟瞰柏尖山 □马庆祥 摄

归途遇山雨

□马智明

黑云压顶太行低,
挂壁雄峰赞雨奇。
待看前路山景暗,
携秋带梦别君去。

家乡这诗画般的秋天

□王春峰

秋雨如一把钥匙,
轻轻地叩开了秋天之门。
送走夏日的蝉鸣,
迎来秋天的清凉和温柔。
蔚蓝的天空白云飘荡,
一排排南飞的大雁飞成诗行。
大地上的小溪轻歌曼舞,
爱张扬的青蛙把丰收歌唱。

秋风弹奏丰收的乐章,
机器合唱农时的繁忙。
农人喜上眉梢,
溢金的田野千里流光。
火红的枫叶飘过果园,
处处留下诗的芬芳。
枫叶飘过的地方,
到处都留下诗的景象。

葡萄亮着紫气,
玉米洒下金黄。
高粱举着红旗,
桂花散发幽香。
我的家乡,诗画般的秋天,
这大自然慷慨的馈赠,
值得我们永远珍藏!

那碗粉条炖菜

□翟凌枫

从我记事起,奶奶就爱吃粉条炖菜。年幼的我问及缘由,奶奶总是笑而不谈。终于有一天,在我的不懈追问下,伴随着午后和煦的阳光,奶奶向我讲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……

1942年,河南遭遇大旱,秋粮绝收,之后又遇蝗灾,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饥荒。遭灾后,奶奶的舅舅、长姐接二连三饿死,家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

曾外祖父和曾外祖母商量之后,决定举家到安徽逃荒,那年奶奶12岁。安顿好家中老人后,曾外祖父带着曾外祖母、奶奶的二姐、奶奶开启了艰难的逃荒生涯。当时交通不便,加之身无分文,他们只能靠双脚走完绝大多数路程。

为了尽快到达安徽,他们没日没夜地赶路,年幼的奶奶因为又饿又累,常常双腿浮肿,小腹肿胀。逃荒路上,哀鸿遍野,饿殍满地,所到之处仿佛人间炼狱。到了灾荒严重的地区,树皮、草

根甚至冬衣里的棉絮都被饿疯了的人们吃得干干净净。

在经历了九死一生后,奶奶一家人好不容易到了萧县。大家还没松口气儿,曾外祖父被一只恶犬咬伤了小腿,一度卧病在床。曾外祖母白天帮人洗衣服,晚上照顾曾外祖父和两个女儿,身心俱疲。在这种情况下,经人介绍,曾外祖母抽泣着将二女儿卖给了萧县的一户人家。“妈,你们走吧,我知道咱们是怀庆府的,我到时候再偷跑回家……”说完,母女俩抱头痛哭。

卖了二姐后,奶奶一家人借住到了一户胡姓人家的磨坊里,曾外祖父和曾外祖母白天为这家人做工抵账,晚上就睡在磨坊的麦秸堆里。在胡家,奶奶一家人吃上了逃荒以来的第一顿饱饭——粉条炖菜,曾外祖母为了不让奶奶多吃几口,自己愣是一口没吃,而年幼的奶奶因为贪吃,连打了一天的饱嗝。多年以后,每当回忆起那碗粉条炖菜,奶奶都赞不绝口。

胡家两口子30多岁,男的高大英

俊,绰号叫“大旋儿”,女的秀丽端庄,称得上是郎才女貌。可令人奇怪的是,“大旋儿”白天关门睡觉,一到晚上就身穿黑衣服,蒙纱巾,骑上马匆匆出门。后来,曾外祖母从别人口中得知,“大旋儿”竟然是昼伏夜出的响马!

虽然惧怕响马,但苦于无处投奔,奶奶一家人只好继续住在磨坊里。相处一段时间后,曾外祖母发现这两口子其实不是坏人,他们会把家里吃不完的食物分给过路的逃难的人,还非常喜欢孩子。

早晨,胡家夫妇会在粉条炖菜里泡上炸好的馓子当早餐。有时看见奶奶在院子里玩耍,他们会热情呼喊奶奶的乳名:“姐儿,快来吃一口!”奶奶心里又惊又怕,一边盯着粉条炖菜咽口水,一边飞快地跑回屋中。后来,胡太太多次想买下奶奶,都被曾外祖母婉拒了。

在胡家住了没多久,“大旋儿”被当地政府逮捕了,胡家大宅也被查封,因为“与土匪过于亲密”,奶奶一家人险些

吃了官司。后来,听说河南灾情缓解,曾外祖父便带领一家人回了老家。

时至今日,奶奶也未能等到二姐偷跑回家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,奶奶曾多次写信寄到萧县,但终究都是鱼沉雁杳、石沉大海。

尽管这些年日子好过了,但奶奶爱吃粉条炖菜的习惯却未曾改变。虽至耄耋之年,奶奶隔三差五仍要亲自做上一顿粉条炖菜。奶奶先把猪油化开,放进去几块豆腐,煎至两面金黄,再放入葱姜炒香,然后加入开水,放入白菜,最后放入粉条炖熟,粉条炖菜便做好了。

每次做成后,奶奶总会趁热舀上一碗,独自在餐桌前细细品味,仿佛在品尝着一顿饕餮盛宴。我时常在想,这碗简单的粉条炖菜中饱含了奶奶心中的复杂情感,其中不仅有奶奶对逃荒路上那碗粉条炖菜的怀念,更有她对已经逝去的曾外祖父、曾外祖母及二姨奶奶的深深思念之情……

我看渺小

□晏文

当一个人到了一定年龄,仿佛能将生活看得平淡一些,就像随波逐流,可能用这样的词略显颓唐,但又不得不承认,现实早已抹去锋芒,时光早已悄然流逝。

可能从另一个层面来看,这只不过是一种随遇而安,是一种平淡如水,是一种淡然处之。将生活过得风生水起,轰轰烈烈,最终也会归于平静。

我们拼命活着的意义,始终是为了解决一些世俗的问题。问题层出不穷,人就没有片刻的安宁,就始终忙于奔波。假如能够于平凡中体验生活之美,又何尝不是一种境界、一种态度。无止境的追求是对人的精神和肉体的消耗,终于放下才能够看到真实,能够在真实中感受

到甜美,能够在甜美中收获幸福。

说来说去没那么简单,古今中外,古往今来,大大小小,零零散散,风风雨雨,那些对与错,那些生与死,想要得到的是种解脱,是一种升华,是一种孤独和和解。

叔本华说,人生如钟摆,在痛苦与倦怠之间摆动。我们不要痛苦与倦怠,但我们做不到将其丢弃,无论是谁,无论财富多少,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与其共处,在共居中体会生命的真谛,汲取生活的养分,以一种平和的心态迎接每一天的到来。

当一个人学会与自己和解,当一个人不再拘泥于生活的烦恼,当一个人理解当下的重要,当一个人获取成长的秘诀,当一个人学会微笑面对人生,或许就能够理解人渺小得如一粒尘埃。